

王舍城結集之研究

（《華雨集（三）》p.37-p.59）

釋貫藏 2012/3/16

目次¹

一.....	2
※誰發起王舍結集？為什麼要結集？結集些什麼？.....	2
一、略述王舍結集的重要性.....	2
二、大迦葉發起、主持王舍結集，對這次結集（的成果）有重要的決定作用.....	3
三、為何要結集有二種傳說.....	3
（一）出於諸天的勸請：可解說為佛教界的一致要求.....	3
（二）出於大迦葉的意思：非常不同意某種論調（實在就是「小小戒可捨」）而決心結集.....	3
四、王舍結集的內容.....	4
（一）釋尊在世時，聖典的集成部類，至少有『法句』，『義品』，『波羅延』，『鄔陀南』，『波羅提木叉』.....	4
（二）王舍結集的內容：阿難誦出經藏，優波離誦出律藏，未結集論藏.....	4
二.....	5
※大迦葉的風格，及與舍利弗、目犍連、阿難間的固有關係.....	5
一、大迦葉的風格.....	5
二、智慧第一，多聞第一之門下的「論議佛法學風」，與大迦葉的「頭陀學風」不合.....	6
三.....	7
※王舍結集大會：釋尊入滅，大迦葉就對佛教、對阿難有所行動，企圖轉移佛教舊來的傾向.....	7
一、結集的地點：出於大迦葉的決定.....	7
二、結集的人數.....	7
（一）大迦葉沒廣為召集，而進行少數結集.....	7
（二）大迦葉沒廣為召集的理由.....	8
1.『僧祇律』解說.....	8
2.北方的經律更有所推演.....	8
3.導師綜論.....	8
三、關於阿難的參與結集大會.....	8
（一）經過一番留難：理由是「不是阿羅漢」.....	8
（二）阿難參與法會而發生困難的理由，要重新論定.....	9
四.....	9

¹ 案：凡「加框」者，皆為編者所加。

※優波離（王舍結集的另一重要人物）.....	9
一、優波離是著名的「持律第一」：特重僧伽律制.....	9
二、與女眾的關係，也不大友好.....	9
三、大迦葉與優波離的關係.....	10
（一）三類出家人.....	10
1.依戒而住的律行.....	10
2.頭陀行.....	10
3.一切糞掃者.....	10
（二）優波離同情頭陀行、生活謹嚴、與尼眾的關係不佳，這與大迦葉相近；所以 能互相和合，主持王舍結集.....	10
（三）從當前情況及未來佛教的影響來說，優波離學團是真正的成功者.....	11
（四）以戒律為主，加深頭陀精神的佛法，也就是所說的小乘了.....	11
五.....	11
※對於大迦葉與優波離的王舍結集，不同立場的是不完全滿意.....	11
一、舉（會外比丘）例：富蘭那對大迦葉結集的提出異議.....	12
（一）說明了王舍結集，當時就為人所不滿.....	12
（二）異議的內容：都是有關飲食的律制.....	12
二、總結：王舍結集，少數不能完全代表大眾，在佛教的發展中會明顯的表顯出來.....	12

——本文²——

一

※誰發起王舍結集？為什麼要結集？結集些什麼？

一、略述王舍結集的重要性

王舍城五百結集，是佛入涅槃以後，佛教界的第一大事。這一次結集，決定了初期佛教的動向，也造成了佛教分化的必然形勢。³對佛教來說，這一次結集是無比重要的！

² 案：1、凡「首行未空二格的段落」，在印順導師的原文中，皆屬「同一段落」。

2、印順導師原文，若為編者所略部分，以「…〔中略〕（或〔下略〕）…」表示。

3、文中「上標編號（如：^{〔1〕}）」，為編者所加。

4、梵巴字未引出。

³（1）印順導師《唯識學探源》p.39～p.40：

王舍城的五百結集，是苦行厭離急求自證派所主導的結集。它那戒律的固執小節，厭惡女性與菩薩道的忽略，使未來佛教形成兩大思想集團。

多數派，雖接受了五百結集，但它們保留了律學上的重視根本戒，與菩薩道的傳說。

小小戒可捨的諍論，內宿等八事可開的諍論，及界外結集與彌勒結集的傳說，都在表示這思想集團的分化。假使說，當時就有不同的結集，那是不會有的。

（2）印順導師《華雨集第三冊》p.62：

先來說：誰發起這次結集？為什麼要結集？結集些什麼？

二、大迦葉發起、主持王舍結集，對這次結集（的成果）有重要的決定作用

釋尊入滅以後，一代的教說，當然是要結集的，結集是佛弟子的共同要求。但結集的倡議者，主持者，對於結集的成果如何，是有特殊關係的。

古代一致傳說，王舍結集是大迦葉發起的。大迦葉為有名的大德，以「頭陀第一」而受到尊敬。釋尊最後的遊行，到拘尸那入滅，大迦葉並沒有隨從。但知道了釋尊將要入滅，就率領五百比丘，急忙趕來。在佛入滅的第七天，大迦葉趕到了拘尸那，就以年高望重的上座身分，主持了莊嚴的茶毘大典。就在大典期中，發起結集法藏的會議，而決定在當年的安居期中，在王舍城召開結集大會。

王舍城，是大迦葉一向遊化的區域；這一次，也還是從王舍城趕來（『僧祇律』三二；『涅槃經後分』）。從王舍城來，又決定去王舍城結集法藏，對這次結集，大迦葉顯然有著重要的決定作用。

三、為何要結集有二種傳說

（一） 出於諸天的勸請：可解說為佛教界的一致要求

為什麼要發起結集？傳說是：一、出於諸天的勸請：這可解說為佛教界的一致要求（『阿育王傳』六；『有部毘奈耶雜事』三九）。

（二） 出於大迦葉的意思：非常不同意某種論調（實在就是「小小戒可捨」）而決心結集

二、出於大迦葉的意思：巴利『銅鑠律、小品（一一）、五百犍度』，『五分律（三〇）、五百集法』，『四分律（五四）、集法毘尼五百人』，『僧祇律（三二）、雜跋渠』，『十誦律（六〇）、五百比丘結集三藏法品』，一致說到：當大迦葉來拘尸那，途中得到釋尊已入涅槃的消息時，有比丘說：「彼長老（指佛）常言：應行是不應行是，應學是不應學是。我等於今始脫此苦，任意所為，無復拘礙」。這位比丘的言論，也見於巴利『長部』的『大般涅槃經』，『長阿含、遊行經』等，所以是聲聞經律的一致傳說。

這位比丘，⁽¹⁾『銅鑠律』（『善見律』同），『長部、大般涅槃經』，說是老年出家的須跋陀羅。⁽²⁾『五分律』，『四分律』，『長含、遊行經』，說是（六群之一的）釋種跋難陀（『般泥洹經』作釋種桓頭）。⁽³⁾『迦葉赴佛般涅槃經』，作「老比丘波或」。波或即波婆 Pāvā 的異譯，是地名而非人名。⁽⁴⁾此外，『十誦律』等，只說是老年出家不懂事的比丘（摩訶羅）。

總之，大迦葉發見了這種論調（實在就是阿難傳佛遺命——「小小戒可捨」的主張），非常不同意，因而下了立即召開結集會議的決心。

佛滅以後，比丘們雖多少有不同的意見，但大家依法修行，也以律持身，和合共住，並無強烈的宗派對立。以阿難來說，佛滅以後，大迦葉（『雜含』四一·一一四四；『相應部』一六一一），優波離（『四分律』五七等），雖對之總是有點不調和，也不成大問題。

王舍城結集以來，大體上大家尊重僧伽的意思，尊敬大迦葉；說到律，推重優波離；說到法，推重阿難，成為一般公認的，攝導僧伽的大德。

重視這一召集會議的主要動機，再與結集大會所發生的重要事項，作綜合的研究，也就
能理解王舍結集的特性。

四、王舍結集的內容

(一) 釋尊在世時，聖典的集成部類，至少有『法句』，『義品』，『波羅延』，『鄔陀南』，『波羅提木叉』

當時結集了些什麼？這首先要說，釋尊的身教言教，在王舍結集以前，早就有了部分的編集。王舍結集以後，也還要繼續纂集流通。

釋尊在世時，聖典的集成部類，至少有『法句』，『義品』，『波羅延』，『鄔陀南』，『波羅提木叉』——五種。

^[1]『法句』，是德行（法）的類集。^[2]『義品』，或譯作『義足』，『義句』，是甚深義的類集。^[3]『波羅延』，譯為彼岸道，是到彼岸（涅槃）的法門。^[4]『鄔陀南』，譯為（無問）自說，是釋尊因物因事而說的感興語；這與詩教六義的「興」一樣。這四類，或是佛說的，或是佛與弟子的問答；還有編集者的敘述語。文體方面，都是易於傳誦的偈頌。

^[5]『波羅提木叉』（別解脫），是佛所制的成文法典。佛世有半月半月誦波羅提木叉的制度，可見早就有了編集。但波羅提木叉是因事立制，所以是不斷增加，逐漸完成。佛入涅槃時，比丘戒就有二百五六十戒嗎？這是很難說的。南傳『增支部』（三·八三、八五一八七），一再說到：「一百五十餘學處（戒）每半月誦」。雖然漢譯的相當部分（『雜阿含經』），已改為二百五十餘戒，但玄奘所譯『大毘婆沙論』引經，也還說到「誦戒百五十事」，可見一百五十戒的古說，不只是南傳銅鑠部的傳說。佛世所誦的波羅提木叉，也許就是這樣的吧！

(二) 王舍結集的內容：阿難誦出經藏，優波離誦出律藏，未結集論藏

說到王舍城的結集，是在大迦葉領導下完成的。由優波離誦出律藏，阿難誦出經藏。但說到論藏，無論是內容，是誦出者，傳說得都不相同。⁴

如『僧祇律』，『銅鑠律』，『五分律』，根本沒有說到論藏的結集。銅鑠律論——覺音的『善

⁴ 印順導師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p.8 ~ p.11：

第一項 論書為部派佛教的作品

阿毘達磨論，為部派時代的作品。但在古代，推重阿毘達磨的部派，以為阿毘達磨論是佛所說的。

^[1] 銅鑠部以為：佛在忉利天，為摩耶夫人說法；經、律以外，還說了七部阿毘達磨(3.001)。^[2] 說一切有部說：「誰造此（發智）論？答：是佛世尊」(3.002)。^[3] 犢子部傳說：「舍利弗釋佛九分毘曇，名法相毘曇」(3.003)。

古來雖有阿毘達磨是佛說的傳說，然檢討有關結集的記載，對於佛說阿毘達磨論的傳說，到底不能認為可信。

…〔中略〕…

從上引的文證來看，^[1] 大眾部與分別說部的——化地部、銅鑠部律，都沒有結集論藏的明文。後起的傳說，才說到論藏。^[2] 法藏部等，雖傳說結集論藏，^[A] 而關於結集者，或說阿難，或說大迦葉，或說富樓那。^[B] 論到論藏的內容，都指為自部所宗的本論。

各部的傳說不同，說明了不但沒有佛說的阿毘達磨論；在部派分立以前的一味和合時代，論藏也並不存在。沒有公認的論藏，所以異說紛紜，莫衷一是了。阿毘達磨論，決定為部派時代的作品。

見律』，『法藏部』的『四分律』雖說到阿毘曇藏，但沒有說誦出者是誰。而且，『善見律』所說，是『分別』等七部論；而『四分律』所說的：「有難、無難、繫、相應、作處」，與『舍利弗毘曇』所說相合。摩偷羅有部的『十誦律』，說阿難出阿毘曇藏，舉五戒為例；『智度論』與此相合。首舉五戒，意指有部的『法蘊足論』。『根本說一切有部律雜事』，說大迦葉誦出摩咀里迦，與『阿育王傳』相合；這是有部譬喻師的傳說。『西域記』（三）也說迦葉出論，但說是阿毘達磨。此外，真諦三藏『部執論疏』，傳說富樓那出阿毘曇藏。

這樣的或者沒有說到，說到的又全不相合，所以王舍結集論藏的傳說，是難以使人相信的。關於阿難出經，優波離出律的實情，留待以後研究。

二

※大迦葉的風格，及與舍利弗、目犍連、阿難間的固有關係

在結集法會中，大迦葉對阿難有了不尋常的行動。起初，拒絕阿難參加結集法會。後來因阿難傳達佛的遺命——「小小戒可捨」，而對阿難作一連串的責難。

我在『阿難過在何處』，雖曾多少說到，但還應進一步去了解。

一、大迦葉的風格

大迦葉崇尚苦行，不染塵欲（男女欲與物欲），厭惡女性，威嚴峻肅，更有自視極高的高慢餘習⁵。他自以為受到佛的特別重視：

^{〔一〕}佛曾當眾稱讚他，佛有九次第定，六通，迦葉也能得到（『S』一六·九；『雜』四一·一一四二）。雖然得九次第定與六通的大阿羅漢，佛弟子中並不太少，但大迦葉卻覺得與佛相同，引以為榮（『S』一六·一〇；『雜』四一·一一四三）。

^{〔二〕}他在多子塔初見釋尊，自稱弟子時，以自己所穿的貴價衣，摺疊為佛作座。佛稱歎「此衣輕細」，他就發心供養。釋尊於是說：「汝當受我糞掃衣，我當受汝僧伽梨」（『S』一六·一一；『雜』四一·一一四四；『根有部苾芻尼毘奈耶』一）。他換得佛所穿的糞掃衣，也覺得是不凡之遇（這頂糞掃衣，早就壞了，但被想像為付予重任，因而造成無數的衣的傳說）。

受佛讚歎，受佛糞掃衣二事，使迦葉自覺為有攝導僧伽，結集法藏的當然責任（『善見律』一）。

^{〔三〕}不但如此，迦葉還有與佛幾乎平等的傳說。^{〔1〕}『雜阿含經』（四一·一一四三）說：佛在舍衛國，大迦葉從阿練若處來。眾比丘見他「衣服粗陋，無有儀容」——留著長長的鬚髮，大家都輕慢他。佛因此說：「善來迦葉！於此半座。我今竟（不）知誰先出家，汝耶？我耶」？與此相當的巴利經典，沒有這一段，這是北方的特有傳說（大迦葉在北方受到特別推重），意義非常深長！^{〔A〕}釋尊的分與半座，不只是尊重，而表示了與佛的地位平等。傳說頂生王升忉利天時，忉利天王也分與半座，頂生王與忉利天王共同治理

⁵ 案：「高慢『餘習』」，不是高慢的煩惱，是高慢的習氣。阿羅漢不斷習氣。

天宮。所以這表示與佛平等，與佛共同統攝僧伽。^(B)說到出家的誰先誰後，就事實說，迦葉未見佛以前，早就出家苦修（但迦葉不承認從外道出家）。後在多子塔見佛，就執弟子禮，也沒有「善來」受戒的儀式。釋尊的這一問，表示他出家很久了，也表示了佛不以師位自居。雖然迦葉當時說：「佛是我師，我是弟子」，而且退坐到旁邊，但傳說的影響極深。如『迦葉赴佛般涅槃經』，竟說：「佛每說法，（迦葉）常與其對（應是並）坐。人民見之，或呼為佛師」了！雖然這是北傳特有的傳說，未必為當時的事實。這是推重大迦葉集團所有的傳說，多少會與大迦葉的意境有關。

⁽²⁾與佛平等的傳說，又表現在「獨覺」的傳說中。大迦葉行頭陀行，常著糞掃衣，乞食，林間住。佛見他年老了，勸他捨頭陀行，大迦葉不肯，說：「我已長夜習阿練若，糞掃衣、乞食，讚歎糞掃衣、乞食」（『S』一六·五；『雜』四一·一一四一）。這在『增一阿含經』（一二·六）裡，說得更詳明：「我今不從如來教，所以然者，若當如來不成無上真正道者，我則成辟支佛。然彼辟支佛，盡行阿練若……我行頭陀，如今不敢捨本所習，更修餘行」。這表示了大迦葉的重要意境，他以為自己不見佛，也會證悟解脫的。這不但自視過高，對於所受釋尊的教益，也缺少尊重。他以為，見佛以前，一向勤修頭陀行，這是辟支佛行，現在不願改變，修習聲聞行——受施衣，受請食，寺院中住。總之，大迦葉自視極高，我行我素，而不願接受釋尊的指導。釋尊是無比的寬容，見他如此，也就稱讚他一番（頭陀行並非壞事，而只是不要以為非此不可。如習以成風，這對於攝理僧事，遊行教化，顯有違礙）。

從上來的敘述，可見大迦葉雖還推重釋尊，自稱弟子，但確信自己與佛的功德同等，不需要釋尊的教化；覺得自己所修的頭陀苦行，盡善盡美，所以不願放棄改行聲聞的行儀。

二、智慧第一，多聞第一之門下的「論議佛法學風」，與大迦葉的「頭陀學風」不合

我在『論提婆達多之破僧』（三），說到佛世的佛教，內有阿難，外有舍利弗、目犍連，協力同心，贊揚護持如來的法化。舍利弗稱「第二師」，「逐佛轉法輪將」。舍利弗與目犍連，被稱為「雙賢弟子」（左右輔弼）。阿難雖年資較淺，卻被尊為「毘提訶牟尼」。傳說一切佛，都有三大弟子——智慧，神足，多聞（『長含、本行經』）。佛說惟有舍利弗、目犍連、阿難，才會止息僧伽的諍事（『四分律』五八）。這可見舍利弗等三位，在僧團中所有的崇高地位，決非大迦葉所及的。

佛滅前二或三年，舍利弗與目犍連相繼入滅，三位合作的僧伽中心，顯得空虛，釋尊也不免有空虛的慨歎（『S』四七·一四；『雜含』二四·六三九）。這時候，頭陀第一的大迦葉，在佛教中的威望，急疾地重要起來；釋尊也希望他多多的攝理僧事，多施教化。據經律所說，釋尊曾多次向大迦葉勸告。一、勸他捨頭陀行，如上面所說。本來，頭陀的隱遁苦行，雖不能契合佛的精神，但不累塵欲（佛曾稱讚他），與世無諍，也沒有勸他捨棄的必要。經上說：「迦葉，汝年老，可棄粗重糞掃衣，受施衣，請食，近我而住」（『S』一六·五）。「近我而住」，漢譯作「可住僧中」（『雜含』四一·一一四一）。可見這是希望他捨頭陀行，與佛共住，住在僧團中；這才能攝理僧事，助揚教化，但結果為大迦葉所拒絕了。二、釋尊一再勸他，與佛一樣的為比丘們說法，但又為迦葉拒絕了。理由是：「今諸比丘難可為說法教授教誡；有諸比丘聞所說法，不忍不喜」（『S』一六·

七、八；『雜含』四一·一一三九、一一四〇）。這說明了有些人不滿意，不歡喜他的說法。有一次，事情明顯的表白出來。佛勸他說法，他還是說：「有諸比丘，聞所說法，不忍不喜」。佛問他這是什麼意思，他就說：「我見有二比丘：一名槃稠，是阿難弟子；一名阿浮昆，是摩訶目犍連弟子。彼二人共諍多聞」（『S』六·六；『雜含』四一·一一三八）。聽聞佛法，目的為了修行，大迦葉所說是對的。但論議佛法的學風，在智慧第一，多聞第一的門下，佛世早就展開。流風不已，後發展為毘勒、阿毘達磨等論藏。論辯法義的學風興起，難免有互諍勝負的情形。這是大迦葉所不能同意的；論辯法義者，也未必尊敬大迦葉。大迦葉說的「有諸比丘不忍不喜」，顯然指當時佛教中心——舍利弗、目犍連、阿難的門下。槃稠與阿浮昆，只是特出的例子而已（『長老偈』——目連偈注，傳說舍利弗的甥兒（出家），也不滿大迦葉而有所嫌責）。

當時，阿難在場，說了幾句，受到大迦葉的嚴厲警告。阿難說：「且止！尊者摩訶迦葉！且忍！尊者迦葉！此年少比丘少智惡智」。「尊者摩訶迦葉語尊者阿難言：汝且默坐！莫令我於僧中問汝事」。末後一句，『別譯雜含』（六·一一二）作：「汝莫於僧中作偏黨語」！就文而論，阿難沒有說他們的互諍勝負是對的，只是希望大迦葉容忍他們，不要為了年少出家的沒有真實智慧，而不肯為比丘們說法。但大迦葉卻認為阿難偏護了他們，所以警告阿難，不要惹我在大眾中舉發你的過失。大迦葉在佛前說這些話，而且以大眾力量來威脅，未免太嚴重了！阿難默然的容忍下去；佛叫二人來訓誨一頓，纔算了事。

從這可以看出：一向圍繞於釋尊左右，由舍利弗等三位攝導的僧伽，青年多，逐漸傾向於議論。這種學風，與大迦葉的頭陀學風不合。所以佛要他到僧中來，為比丘們說法（應在舍利弗、目犍連入滅以後），他一概拒絕。這不只是不願意，而是因為學風不同，彼此間有了距離！

三

※王舍結集大會：釋尊入滅，大迦葉就對佛教、對阿難有所行動，企圖轉移佛教舊來的傾向

大迦葉的風格，大迦葉與阿難間的固有關係，已如上說，再來說王舍的結集大會。佛在世時，大迦葉維持了對佛的一分敬意；我行我素，不顧問僧事，但也不多與阿難等爭執。

可是一到釋尊入滅，大迦葉就以上座的身分，對佛教，對阿難，有所行動，企圖轉移佛教舊來的傾向。

一、結集的地點：出於大迦葉的決定

發起結集，那是佛弟子所一致贊同的。論到地方，決定在王舍城（或說七葉岩，或說畢鉢羅窟），是出於大迦葉的決定。

二、結集的人數

（一）大迦葉沒廣為召集，而進行少數結集

說到參加大會的比丘，律部都說五百比丘；而大乘的『智度論』（二），『西域記』（九），

說有一千比丘。『僧祇律』(三二)說：大迦葉率一千比丘到王舍城，選得五百人；這也許是異說的來源。阿難從佛遊行到拘尸那，相從的是五百比丘；大迦葉率眾來拘尸那，也是五百眾，二眾相合，恰好是一千。可見參與大會的五百眾，就從這一千人中推選出來。

但這是多少可疑的：佛弟子——大阿羅漢那麼多，散居各地，大迦葉為什麼不廣為召集，而進行這少數結集呢？

(二) 大迦葉沒廣為召集的理由

1. 『僧祇律』解說

『僧祇律』說，大迦葉遣使去邀請著名的大德，大家聽見佛已入滅，也就入滅了。迦葉覺得，召請無益，也就與五百眾舉行結集了。這是說，並非大迦葉不邀請，而是大家不肯發心參加，這是為了解釋少數結集的疑問而成立的傳說。

2. 北方的經律更有所推演

這一傳說，北方的經律，更有所推演。除了說被邀請的人滅而外，又說大迦葉擊犍椎集眾，於是有眾多的比丘從十方來。在這遠來的大眾中，再選出五百眾（合於舊傳）（『有部毘奈耶雜事』三九）；或說一千眾（『大智度論』二；『西域記』九）；或說八萬四千眾（『撰集三藏及雜藏傳』）。

3. 導師綜論

但就事論事，結集者是五百眾，主要是大迦葉學團，優波離集團，及隨從遊行眾中推選出來。不要別人參加，也許有住處等實際困難，但大迦葉主導的少數結集，以王舍城舊眾為主而在王舍城結集，是怎麼也解脫不了嫌疑的。

三、關於阿難的參與結集大會

(一) 經過一番留難：理由是「不是阿羅漢」

除『十誦律』外，都說到阿難的參加結集，是經過一番留難的。就是從拘尸那到王舍城，在行程中，也看出阿難被冷落的跡象。如有部的『十誦律』與『雜事』，說大迦葉先行。『僧祇律』說：留阿那律守舍利，阿難供養舍利，迦葉與千比丘先行。『善見律』說，大迦葉與阿那律，各率二百五十眾去王舍；阿難與餘比丘，先到舍衛，再轉往王舍城。這都表示了，阿難是遲一程才到達王舍城的。

阿難多聞第一，侍佛二十五年，召開結集大會，而沒有阿難參加，這是不可想像的事！然而大迦葉竟以阿難「位居學地」，不是阿羅漢為理由而提了出來。『善見律』(一)說：大眾說：「大德迦葉！應取阿難足五百數，此是聖眾意也」。雖然參與大會的五百眾，不滿阿難的大有人在，然而為了結集，到底少不了阿難。

關於留難阿難，或說大迦葉拒斥阿難，經大眾的說項而准予參加的（『銅鑠律、小品、五百犍度』；『四分律』五四）；或說大迦葉勉順眾意，姑准參加（列席）而又拒斥，等到證了阿羅漢，才得參加的（『有部毘奈耶雜事』三九；『毘尼母經』四；『迦葉結經』）；

或說先予拒斥，等到證得羅漢，才獲准參加的（『五分律』三〇；『善見律』一；『智論』二）。總之，阿難的參與結集大會，曾一度發生困難。

（二）阿難參與法會而發生困難的理由，要重新論定

阿難參與法會而發生困難，理由是不是阿羅漢。

等到阿難獲准參加，傳說大迦葉還表明心跡，說他並無輕慢心——不是惡意的。但從上面敘述，迦葉對於阿難，早有距離。

等到參與結集大會，為了戒律問題，女眾問題，大迦葉又一連串的責備阿難，要阿難於僧（大眾）中懺悔。

結合這些而研究起來，對阿難一度不能順利參加結集的原因，不能不重新論定！

四

※優波離（王舍結集的另一重要人物）

一、優波離是著名的「持律第一」：特重僧伽律制

五百結集的另一重要人物，是優波離。優波離本為釋迦王族的理髮師，屬於當時的賤民。釋尊站在平等的立場，攝受他出家。優波離是著名的「持律第一」，經常「與持律者俱」（『S』一四·一五；『雜含』一六·四四七）。

持律與持戒不同；持戒是受持學處（戒），清淨不犯，是每一出家者的本分。持律是通二部毘尼，精識開遮持犯，熟悉於僧伽的一切作法——羯磨。舉喻說，持戒如國民的奉公守法；持律如法學者，法官，大法官。持律者，才被稱為律師。

優波離是著名的大德（除『優波離問』等），流傳的事跡並不太多，尤其是有關法義的。

他曾向佛要求，住阿蘭若。佛告訴他：修學應契合機宜。你先應成就戒，守護根門，正念正知。末了告訴他說：「汝宜僧中住，安穩」（『A』一〇·九九）。當然，優波離是大阿羅漢，但在起初修學過程中，釋尊明察機宜，要他漸次而入；先要著重戒律的陶冶，成就法器。優波離的持律，特重僧伽律制，應與這一教授有關。

二、與女眾的關係，也不大友好

優波離持律第一，對於戒，當然是清淨不犯；謹嚴的風格，是可以想像到的。

他與女眾的關係，不知為了什麼，也不大友好。傳說他與持律者外出遊行，尼眾多沿路瞋罵他，使他乞食難得（『五分律』一八）。為了毀壞一座尼塔（或說是尼的兄長），為尼眾所毀罵。好在事先避開，否則會被痛毆一頓（『銅鑠律、大分別波逸提』；『五分律』一三；『四分律』四七；『有部雜事』三三）。⁶

⁶ 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 13(CBETA, T22, no. 1421, p. 90, b2-17)：

優波離與尼眾的關係，與大迦葉一樣，所以在結集大會上，大迦葉對阿難的連串責難，如小小戒可捨，度女眾出家，優波離與大迦葉採取了一致的立場。

三、大迦葉與優波離的關係

(一) 三類出家人

說到大迦葉與優波離的關係，先應該了解三類出家人。

1. 依戒而住的律行

一、依戒而住的律行：這是住在僧中，也就是大眾共住，納入僧團的。即使為了專修，住阿蘭若，也一定參與半月布薩。對於衣服，可以糞掃衣（從垃圾堆等，撿別人所丟掉的破衣破布，拿來洗洗縫縫，作成衣服），也接受信眾布施的新衣。而且在淨施制度下，還可以保留法定三衣以外的更多衣服。飲食方面，一定是受布施的。或者乞食，或者受請。受請中，或僧次受請；或個人受信眾的供養；或受某一信眾的長期供養——每日托鉢去受食，也可以著人去把飲食取回。在特殊的節日，還可以受別眾請食。受請的飲食，通常比乞食所得的好得多。住處方面，遊行時也偶然樹下坐等，但經常住在僧坊。住阿蘭若時，也大抵住在小屋中。這是佛世比丘最一般的情形。

2. 頭陀行

二、修頭陀行，這是少數人。不住僧中，過著個人的生活（頭陀行者與頭陀行者，就是住在附近，也不相組合），但也可以半月來僧中布薩。衣服方面，一定是糞掃衣，不受布施，而且是限於三衣。飲食方面，一定是常乞食，不受信眾的別請。住處方面，一定是阿蘭若，不住城邑村落，而且是不住房屋的。

3. 一切糞掃者

三、一切糞掃者，這是極少數的。不入僧中；不但不住房屋，不受施衣，而且飲食也不受布施。山林曠野，拾些無主的樹果，農夫遺落的穀類，祭祀所拋棄的飲食。一切糞掃者，是「不受施派」，是極端少數。大迦葉也曾一切糞掃，拾所棄的食物而生活，受到佛的呵責（『五分律』七）。不受施而食，『五分律』說犯突吉羅，『銅鑠律』說波逸提。這些極少數的一切糞掃者，附於佛法而實違反佛法。

「少欲知足，易養易滿」，為頭陀行與律行的共同原則，而實際行持不同。戒行有彈性，能容納多數人修學，頭陀行僅能為少數所接受。

(二) 優波離同情頭陀行、生活謹嚴、與尼眾的關係不佳，這與大迦葉相近；所以能互相和合，主持王舍結集

爾時差摩比丘尼命過，諸比丘尼於比丘僧坊中為起骨塔，其眷屬日三反圍繞啼哭言：「施我法者，施我衣食床臥具醫藥者，如何一旦捨我長逝！」諸比丘厭患妨廢坐禪行道。時優波離來入僧坊，問舊住比丘：「此是何聲？」具以事答，優波離即使人壞之。諸比丘尼聞，共作是議：「我等皆當持杖打彼比丘，若不同往不復共住。」議已皆執杖詣僧坊，見比丘便圍繞欲打，知非乃止。進前於狹路逢優波離，前後共遮舉杖欲打，優波離即以神力飛到佛所，以事白佛。佛以是事集二部僧，問諸比丘尼：「汝等實爾不？」答言：「實爾，世尊！」佛種種訶責比丘尼，言：「汝等所作非法，云何比丘尼打比丘？」訶責已，告諸比丘：「今為諸比丘尼結戒，從今是戒應如是說：『若比丘尼入比丘住處，波逸提。』」

優波離為律行者，但他曾要求住阿蘭若（佛命他「僧中住」），可為同情頭陀行，而為了尊重佛的意思，安住律行的明證。

優波離同情頭陀行，生活謹嚴，與尼眾的關係不佳，這與大迦葉相近。這所以能互相和合，主持王舍結集。

（三） 從當前情況及未來佛教的影響來說，優波離學團是真正的成功者

然從當前情況及未來佛教的影響來說，優波離學團是真正的成功者！

大迦葉是頭陀行者，對僧事，僧伽制度，素不關心。對說法教化，也並無多大興趣。只自覺德高望重，而不為舍利弗、目犍連、阿難門下所尊敬；不滿智慧，多聞的佛教傾向；又常受尼眾所輕慢，而免不了不滿阿難（舍利弗等已入滅了）。

優波離尊者推重大迦葉，不但是教內的耆年大德，而更是一向尊敬苦行的（如提婆達多），阿闍世王所尊敬的大德。在大迦葉的主導下，優波離學系成為實質的佛教中心。

^{〔1〕}依傳說，不僅『銅鑠律』，『五分律』，『四分律』，就是有部舊傳的『十誦律』，都說先由優波離集出毘尼（阿難後出法藏）。^{〔2〕}有關五百結集的記錄，廣律雖已標題為「五百集法」，「五百集法毘尼」，「結集三藏法品」，而古典的毘尼本母，是稱為「五百集毘尼」的（『十誦律』五六；『薩婆多摩得勒迦』六）。所以王舍結集，實以集毘尼為首要任務（出經為次要的）。

（四） 以戒律為主，加深頭陀精神的佛法，也就是所說的小乘了

大迦葉發起結集的原因，為了毘尼；首先誦出的，是毘尼；大會責難阿難的，也有關毘尼。在這次結集中，毘尼取得了優先的地位。對戒法，否決佛命的小小戒可捨，而確定了輕重等持的原則，逐漸完成嚴格而瑣碎的規律。對尼眾，採取嚴厲管教的態度，樹立尼眾絕對尊敬男眾的制度。上座的權威也提高了；被稱為正統的上座佛教，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完成的。

而大迦葉的頭陀行呢，在真正重律學派中，並未受到特別尊重（因為頭陀行不重律制），但頭陀行因大迦葉而更深的與律行結合。如『增一阿含經』，顯出了頭陀行的特別尊重。有部舊傳的『鼻奈耶』，竟說如來的因事制戒，都出於頭陀行者（「十二法人」）的提意見了！

以戒律為主，加深頭陀精神的佛法，也就是所說的小乘了！

五

※對於大迦葉與優波離的王舍結集，不同立場的是不完全滿意

大迦葉與優波離的王舍結集，^{〔1〕}在重律的學派來說，可說是成功的，有著深遠影響的。

^{〔2〕}但不同的立場，^{〔1〕}不但阿難曾當眾表示出來（小小戒可捨），^{〔2〕}而會外的比丘眾，也不完全滿意這一結集。

一、舉（會外比丘）例：富蘭那對大迦葉結集的提出異議

（一） 說明了王舍結集，當時就為人所不滿

當王舍城的結集終了，『銅鑠律』，『四分律』，『五分律』，都有富蘭那長老，率領五百比丘，從南方來王舍城，與大迦葉重論法律的記載。這位富蘭那長老，『五分律』列為當時的第二上座。研考起來，這就是釋尊早期化度的第七位比丘，耶舍四友之一的富樓那（說法第一的富樓那，應為另一人）。

富蘭那對大迦葉結集的提出異議，說明了王舍結集，當時就為人所不滿（這也就是界外大眾結集傳說的初型）。

（二） 異議的內容：都是有關飲食的律制

據『銅鑠律』說：富蘭那長老這樣說：「君等結集法律，甚善，然我親從佛聞，亦應受持」（『小品、五百犍度』· 一一）。這是說，你們可以結集，我所知道的，也要受持流通的。這一異議，『四分律』與『五分律』，舉出異議的實例，如『五分律』說：「我親從佛聞：內宿，內熟，自熟，自持食從人受，自取果食，就池水受，無淨人淨果除核食之。……我忍餘事，於此七條，不能行之」。

這七事（『四分律』作八事），各部的解說，小有出入，今依『五分律』說：^[1]內宿，是寺院內藏蓄飲食。^[2]內熟，是寺院內煮飲食。^[3]自熟，是出家人自己煮飲食。^[4]自持食從人受，是自己伸手取食，不必從人受（依優波離律，要別人授——手授或口授，才可以喫）。^[5]自取果食，是見到樹果，可以自己取來喫。^[6]就池水受，是自己從水裡取（如藕等）來喫。^[7]無淨人淨果除核食之，是得到果實，如沒有淨人為淨，自己除掉果核，就可以喫了。

這都是有關飲食的律制。依優波離說，是不可以的（犯突吉羅）；但富樓那長老統率的大眾，認為是可以的。⁷這些，佛雖曾一度禁止，但已經開許，所以他們不能接受這七事的制約。富蘭那長老的主張，不就是小小戒可捨的一例嗎？今日中國佛教的飲食規制，豈不就合於富樓那長老的律制嗎？

二、總結：王舍結集，少數不能完全代表大眾，在佛教的發展中會明顯的表顯出來

大迦葉與優波離為主體的王舍結集，以毘尼為重。阿難所誦出的經法，當時還不曾成為論辯主題。

但王舍結集中存在的問題，還是存在。少數不能完全代表大眾，這在佛教的發展中，會明顯的表顯出來！

⁷ 印順導師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p.322 ~ p.323：

五百結集終了，富蘭那長老率領五百比丘，從南山來，對大迦葉主持的結集，提出了異議，…〔中略〕…這都是有關飲食的規制，依優波離所集律，是禁止的，但富蘭那長老統率的比丘眾，卻認為是可以的。富蘭那長老的主張，不正是小小戒可捨嗎？

對專在生活小節上著眼的優波離律，持有不同意見的，似乎並不少呢！